

文 學 叢 刊

銀 狐 集

李 廣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二元

銀狐集

李廣田作

人行發

林 文 吳

發行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鉅 鹿 路 一 八 號

所刷印
所刷印話生化文

巴金全集

文 學 叢 刊

集三第
冊六十共

星	葉紫	長篇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
粟子	蕭乾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夜景	艾蕪	短篇	橋	悄吟	散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銀狐	李廣田	散文
黃沙	靳以	短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	日出	曹禺	劇本
小巫集	柔如	短篇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題記

年餘前，我在「畫廊集」題記中曾說過這樣的話：「今後是不是還寫下去呢？如果寫下去，是不是會有什末新的變化呢？雖然這時候我也不大知道，然而望以這座畫廊作爲一個路程碑總是可以的吧。」這話極其簡單，也很明瞭，只是因爲我主觀地覺得自己的文章寫不好，習作的期間雖已不短，却仍是歲月蹉跎，不見長進，而且越寫越感覺困難起來，於是便有不必要再寫下去的意思。但如果寫文章已成了「一種習慣，或者說已是一種生活，爲了快樂，爲了悲哀，或爲了朋友師長們的督促鼓舞，不得不隨興之所至而再有所寫作時，是不是仍舊像從前那個老樣子呢？這是我當時的一個問題。我之所以有如此問題者，實在是因爲我當時已經感覺到一種變化在潛伏着的緣故。也許是因爲年齡的關係，也許是因爲興趣的關係，也許是因爲其

我自己也不得而知的什末關係，我覺得我文章漸漸地由主觀抒寫變向客觀的描寫一方面。當然，這點變化的預感，我並不自認為是長進，同樣也不認為是退步，我只是這樣確切地感覺到罷了。

一年餘後的今日，我又提筆為我的「銀狐集」寫題記，實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在十幾個月內，我僅僅寫了十幾篇小文章，這數量實在是可憐已極，這證明我懶，也證明我忙，而最確切的還是證明我自己的「弱」，然而我到底又繼續寫下來了。至於那第二個問題呢，我却仍覺得迷離恍惚，那所謂漸近於客觀的描寫者，也還只是停留在「漸漸的」地方，甚至也還只是一種預感罷了。

在十六篇小文章中，只有少數幾篇不是寫「人」的，而這少數幾篇却又並非寫我自己，這意思是說：在這些文字中已很少有個人的傷感，或身邊的瑣事，從表面上看來，彷彿這裏已經沒有我自己的存在，或者說這已是變得客觀了的東西。我不知別人看了這些文字會如何說法，若我自己，我却覺得上面這種說法是並不十分

妥貼的，我只能說這些文字還是依然如前，或者說其中也不無些許變化，然而在大體上却還是如過去的文字一樣，儘管這些文字中沒有一個「我」字存在，然而我不能不承認我永在裏邊。這原因也極簡單：我對於我的文章無所謂愛憎，而事實上倒還是情的分數居多，然而我對我的文章中的人物却是愛着。我也並不是立意只揀了我所愛的人物作爲我的文章材料，然而當那些人物一跑到我的筆下時，或當我已經把那些人物寫完時，我才感覺到對於我所寫的人物已經愛了一場，而且還更加愛惜了起來。「鄉虎」中的無賴棍徒，「看坡人」和「生活」中兩個頑強瞎子，「上馬石」中的鬼話老人，和「浪子遞解記」中的胡塗少年，這些人都成爲我的朋友。「他們三個」中的人物完全是出於我的想像，他們是被我用一種寫詩的氣分製造出來的，我當然愛。「老渡船」中的主人是我的老鄰居，完全是爲了愛那個鄰人的緣故，才有了那文章的最後一段，這是當我寫完重讀的時候才感覺得出的。至於「花鳥舅爺」中的舅爺，和「五車樓」中的稚泉先生，都是我生活中的重

要人物，就更不必說了。就因為這個，因為我愛我寫出的人物，或者還不如反過來說，我文章中的人物被我深愛的緣故：這些文章中依然有我的悲哀，我的快樂，或者說這裏邊就藏着一個整個的「我」。

人應當知道自己，却很難批評自己，至於自己的文章，則更沒有什麼值得多說。我在前已經提過，我對於自己的文章無所謂愛憎，而文章中的人物却深為我所喜愛，我並不立志要別人讀我的文章，我却願意向別人介紹我的人物，這是實話，也就是我敢把這本小書拿去出版的一個辯解了。

一九三六，七月十日，泰安岱廟。

目 錄

題記	一
平地城	一
他們三個	九
浪子遞解記	一六
桃園雜記	二四
五車樓	三二
花鳥舅爺	四一
過失	四九
老渡船	五五

一個好朋友·····	六二
銀狐·····	七〇
上馬石·····	八〇
柳葉桃·····	八六
看坡人·····	九八
鄉虎·····	一〇九
生活·····	一二五
成年·····	一三五
扇子嶺·····	一四七

平地城

我們是被一輛驛馬大車載向去省城的路。爲要當天午前趕火車，並預備在太陽落地時候到城裏，冬季夜長，剛聽到第一遍鷄聲我們就動身了。像這樣夜行，我還不是初次經驗，大車在黑暗中向前搖擺，車輪的工東聲就覺得異樣，那聲音響得很遠，又特別震耳，會不會驚動了什末可怕的事物嗎？有時竟這樣擔心着。兩個趕車人却不住地談笑，『信不信呢？』我問你，你信不信呢？『常聽到老年人這樣追問。

天氣很冷，地面上該正凝結着霜粒吧。向遠方望，只見白茫茫一團霧氣。天晴着，暗藍天空中綴着燦爛的星斗。我從未見過那末美麗的星光，那是可以分辨出各種顏色來的，紫的，藍的，金黃的，而那些光芒又放射得很清淨，很耀眼，我幾乎不敢正視那些光芒。我在幾條棉襖裏緊緊偎縮着，心裏却在想着些鬼怪的事物。有時候看見

前面一片黑影，以爲是走近一個村落了，走近時，才知道是一座墓林。年輕的趕車人便故意把騾馬趕得快些，並把皮鞭用力地抽出特別聲響。那個坐在外轅上的老人呢，則暫時也抖擻一下，並故意地大聲咳嗽，這時候他們是不再談笑了，直到走過很遠很遠，那座墓林已消失在霧氣裏了，他們的談笑才又繼續。

「你信不信？我問你，你信不信呢？嗯？」

坐在外轅上的老人又這樣追問了。這老人有很多的特殊經驗，話很多，而又很瑣碎。那個年輕人則照例不大信服，總愛以這樣的口吻作答：

「什末什末沒親眼見過的咱就不信。」

這却更引起老人的話題來。『沒見過？沒見過？』他這樣反詰着，『你不曾見過，我却曾見過很多呢，年輕人什末都不服氣。』於是他又舉一個例子給年輕人聽了。他說他年青的時候也是終年在外面跑着，又多是行着夜路。有一次，他是趕了大車從遠方回家，距村子還有三十里路，就已經夜了，無論如何，非當夜趕回家去不可，他

心裏這樣想。但天色愈黑，道路也愈形崎嶇，他心裏怕極了，但同時却又覺得好笑。這有什麼可怕呢？便自己安慰着，壯着膽子，只好讓一匹轅馬任意走去。凡驃馬都是生有夜眼的，他又說，所以牠們才非常靈敏，並能看見人眼所看不見的東西。那時候，他一心地注視着轅馬的耳朵，忽然，完全是忽然地，大車停住了，轅馬把兩隻耳朵挺直地豎了起來，他心裏立刻一怔，什麼也看不清了，只像有一團黑霧立在面前。那黑霧愈增愈厚，使他覺得那簡直是一堵黑牆。等不多時，那堵黑牆中間却又出了一道隙縫，且漸漸地露出了一道灰白，顯然是一條正路樣子，他順着那路走去了。走了很久，很久，而且非常疲乏了，在車輛的擊撞聲中，他聽出轅馬的喘噓，他用手去摸那馬背，馬背上已滿是汗水。回頭看看天空，三顆明朗的參星已落向了西邊，知道已是下半夜時辰，他認定了他的方向是向東的，但計算時間就應該早到楊家林了。是啊，楊家林，他重複着說，楊家林是當地楊姓家的墓地，却又滿種了白楊，一過這林，就去家很近了，然而走了一夜樣子還不會聽到楊葉響。他心裏跳着，也滿身是汗了，直到天要

發亮時，他才知道是繞着距楊家林不遠的一方墓田轉了一夜。

老年人說了這話，沉默了，好像在盼着年輕人的回答。但這一次，那年輕人却故意不睬，只把長鞭在暗中搖着，並用野話罵着轅馬。我則依然縮在綿被裏，不知走了多遠，或走了多少時候。最後，那個老人却又自動地發言了：

『又一次』他喃喃地說，『也是一個暗夜。忽然，完全是忽然，我的轅馬又站住了，又豎直了兩隻耳朵。不好！我立刻這末一喊——』

『怎末啦？是不是又遇見了什末鬼怪？』

不等老年人說完，年輕人便插進來這樣問了。

『什末也沒有，』老人答，『不過那轅馬要撒尿罷了。』於是兩個人都笑了起來。

也許是將近黎明的原故罷，我一時覺得冷不可支，兩個趕車人也瑟縮得利害，坐在車前面一聲不響了。大車進行得很慢，輪聲也變得很鈍，彷彿老是軋在軟泥道

上，天上星光漸稀，只是遠方的霧氣也還依舊。直到在兩箭之遠的地方忽然發見一點燈火時，那老人才又抖擻了一下，並喃喃着說，『我們已經來到平地城了。』隨即打一個呵欠。

我們都向着燈光之所在張望了一番，其實，這時候已是東方發白了，且隱隱地聽到鷄鳴犬吠的聲音。只有少許較大的星星還留在天上，紫的，藍的，和金黃的，這時都變成了白色。燈光亮處却不見什末城垣，只看出有些土堆隆起，忽高忽低，正像許多丘墳。我們齊聲問道：

『平地城在那裏呢？』

『平地城呢，當然是沒有城啦。』老人答。『平地城就是我們的省城。』他又解釋着說。接着就講出了下面的故事：

平地城原來是有城的，——他這樣開始——但現在却是沒有了。在古時候，究竟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這座城忽然搬家了，當然，只有神仙才會這樣辦，也有人說

就是魯班，因為魯班是一個大木匠。只用了一夜的工夫就把這城搬走，搬到我們的省城去了，妙處是一點不錯，像未搬時一樣，北關是北關，西關是西關，連一草一木都不會零亂。睡覺的人們還正在好睡。清晨起來却已是亂山之中了，我們的省城不就在亂山之中嗎？而且又是夾在兩條東入於海的河流之間。這座城是被搬到一個下窪地方去了，就像一隻船，被划到了一個港裏，但那裏却又時有急流汎濫之虞，夏秋之際，兩河水漲，那下窪地方便真會變成一片汪洋，那隻船就難免有漂流而去的危險，所以神在城南的山頂上立下一個高大的石礮，就算是纜船的柱子，那座山就叫做礮山，而我們的省城才得有一個今日。

老人又把話停住了，沉默着。片刻之後才又指着那盞愈去愈黯的燈光，說：

「看見嗎？就是那盞燈，那就是賣油條的那人家了，他住在平地城南關。」
接着又說：

「我曾說過，不是連一草一木都給搬走了嗎？只有這賣油條的人家却是給留

下了。」

我們問這是爲什麼呢，他說，這原是應該搬走的，却因爲他們夜裏起來掌燈作活，把神靈驚動了，等到晨鷄一叫，一切都算完事。於是這人家就留在這裏，並依然是每夜早起，掌起燈來作活。據說這裏的地底下還蘊藏着無數的寶物，每於午夜時分放出白色的光芒，如果有人認清那發光的地方，總可以發掘出什麼來的。聽說那賣油條的人家就曾經費過苦心，但發掘出來的總是些枯骨朽木之類。這地方實在荒涼極了。

我們的大車走得更快了些，天已經完全亮了，我們陸續地遇着幾個行路人，稍遠處也看出幾個村落。講故事的老人向四處張望，並告訴我們許多奇怪的地方名稱，以及到各處去的路程。年輕的趕車人本來已沈默了很久的，忽然又微笑着向老人問道：

「老伯，那些事可都是真的嗎？」

「不真的？還會是假的嗎？」老人確定地答。「你不信？不信你不曾見過河北的曲隄塔嗎？」

於是他又講曲隄塔。他說，曲隄塔也是在一夜之間被神搬走的，不過搬走的只是一個塔頂罷了。「曲隄塔，任峯頂」已經成了一句俗話，那塔頂是被搬到任峯去了，據說，那一夜還刮過可怕的妖風呢。

太陽上來的時候，我們都舒展了許多。遠方的霧已漸漸退開，地面上漫着一層薄霜，連我們身上和驢馬身上也都是霜了。結在老人鬍子上的很厚的霜粒，就好像開綻着一朵雪白的絨花。計算時間，當天傍晚我們是可以趕到城裏的了。

他們三個

他們是三個老人，小孩，和綿羊。

人們常以「老兵」稱呼這老人，但這個老人却早已不是什末老兵了，自從他在當兵的職務上獻上了一條胳膊之後。

有誰能知道這個老人的底細的嗎？大概很少，或者簡直就沒有，人們生活在這個有悠久歷史的大城裏，是不慣理會到別人閒事的，就是造了灰色房子居住在這裏的人們，也與過路人的暫一落足者相似，連自己靠得最近的鄰人也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這個老人，當然，也是被這裏的人們一樣，冷漠地看待着，他自己，也以同樣冷漠的態度看待這裏的一切事物。有些人算是認識他的，然所謂認識也只是一丟了胳膊的老兵，他有一隻綿羊，一個孩子。